

©1993 Hollis Frampton

Frank Stella 极简大师在此转身

文 副乐昊 /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@126.com

在香港展览弗兰克·斯塔拉 (Frank Stella) 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尝试：这些巨大、鲜艳、介于立体和平面之间的木质结构画面悬挂在任何空间里

都仿佛一句冷静的声明，掷地有声，令人无法忽视。《波兰村庄》系列在美国极简主义大师 Frank Stella 的作品里具有不可多得的特殊性，仿佛他正

站在极简和极繁的分野，将转身而未转身的那个姿态。

极简主义大师 Frank Stella 成名甚早。1959年，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毕业的

Frank 就凭借作品《理性与污秽的联姻 II》入选 MoMA 群展《十六个美国人》，这个展览被视为美国极简主义的开端。

当时美国正是抽象表现主义的高地，极简主义即便不是对抽象表现主义的直接反抗，也起码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这批作品一面世便饱受争议，但同时也收获了很多艺评家的肯定。“毫无疑问他们在进行创新，旧的形式已经不能够再承载他们的想法。”很快，Frank Stella 创作的《本杰明·摩尔》系列被安迪·沃霍尔全数收藏，这套简洁的单色方块画对沃霍尔后来的波普风格有着直接启发。

醉心于建筑和空间结构的 Frank Stella 一直在探索让画面产生浮雕结构的可能性，试图“在平面中找到有效的空间”，他也是第一批运用立体画布的画家。此次在香港厉为阁展出的《波兰村庄》系列，正是这种尝试的代表作。当时 Frank 刚刚三十出头，声名鹊起，他的邻居是一个建筑师，推荐给他一本有趣的画册。画册里是一对犹太建筑师夫妇收集整理的 71 座犹太教堂，全部是棱角分明、结构精妙的木质结构，这些教堂大部分毁于希特勒的战火之中。

历史系出身的 Stella 后来曾在《艺术论坛》上描述了波兰村庄系列背后的思想概念，他认为，整个现代主义中的建构主义，其发展是有迹可循的，大抵是从莫斯科—华沙—柏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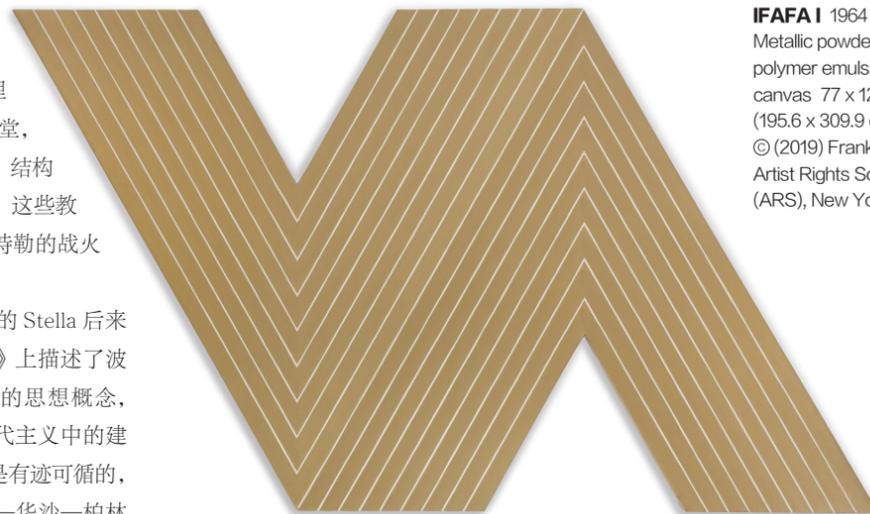
Pilica I 1973
Mixed media collage
(felt, colored canvas,
paint, paper on Kachina
board) 105 x 96 x 4
inches (266.7 x 243.8 x
10.2 cm)
© 2019 Frank Stella
/ Artist Rights Society
(ARS), New York, NY.

一路追溯而来，而纳粹的路线毁掉了这些神圣的建筑，他们以破坏的方式，恰恰映射了这条传递之路。

波兰乡村教堂的二维建筑图片引起了 Frank Stella 的强烈兴趣，尤其是木质结构的榫卯方式——这为他在平面上用不同材质互相拼接，从而实现空间变异提供了途径。他用切割塑形的纤维板、木板、画布、

毛毡、特耐王（一种瓦楞纸）互相咬合，让它们彼此支撑和镶嵌。这种力学的考量给画面注入了骨架般的承重能力，他又用炫目的色彩来进一步加大这个当量。被战火摧毁的宗教建筑至此被消解掉了悲情，而成为一种不带情绪的基础词汇。

搭建这样的画面跟做木工活儿没有太大区别，甚至比普



IFAFI 1964
Metallic powder in
polymer emulsion on
canvas 77 x 122 inches
(195.6 x 309.9 cm)
© (2019) Frank Stella/
Artist Rights Society
(ARS), New York, NY



Olkienniki II 1972
Corrugated cardboard,
felt, painted wood
construction 95 x 84
inches (241.3 x 213.4
cm)
© 2019 Frank Stella /
Artist Rights Society
(ARS), New York,
NY. Image courtesy of
Kasmin Gallery

通的木工活儿更加繁琐和考验耐心，当时才 34 岁的 Frank 极少假手于人，都是亲自捉刀，他甚至把这些完成和未完成的画挂在墙上，自己躺在地上反复仰望、打量。这批画面成为他艺术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。

“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艺术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。但它只对那些没有生病的人有足够疗效。如果你真的病了，艺术治不了你。”关于艺术，他最著名的观点就是：所见即所见。任何附加的意义，都等于无意义。这句话几乎成为了极简运动的大旗。

Frank Stella 早已跻身全球顶级价格的在世艺术家之列，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 60 年代的绘画作品，市场价格已经逾亿元（2000 万美金以上），但《波兰村庄》系列却才刚刚成为收藏界的新宠。

今年 84 岁的 Frank Stella 仍在创作。他对青年艺术家的忠告就是，“别变老！请永远做一个年轻的艺术家！别在年轻的时候就想象自己成为老

艺术家。”他始终要走在一条创新之路上，他的很多尝试都非常前沿：他是最早使用 Photoshop 和 Auto CAD 来介入绘画的艺术家之一，而且早在 1990 年代，他就开始用 3D 打印来创作作品了。

有趣的是，这位极简主义大师在《波兰村庄》之后，竟然又一路走向了极繁。比如他后期用综合媒材创作的《珍奇鸟类》系列，不但在视觉上缤纷芜杂，在风格上甚至也趋向了他早年想要彻底逃开的抽象表现主义，几乎可以被视为抽象表现主义的 3D 版。这种叛变和再次叛变、逃离和自我逃离，恰恰昭示了艺术并不能被某一种主义或某一种理念所固定，艺术还是关乎创造艺术的那个人之内心，艺术家不必被流派终身裹挟。当年轻的 Frank Stella 用否定一切的态度，画下他那著名的一无所有的黑色时，他也并没有预见到，他此生的艺术历程，从这一刻起，就像是对着未来，抛出了一记回旋镖。